

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

——鲜卑遗迹辑录之一

宿 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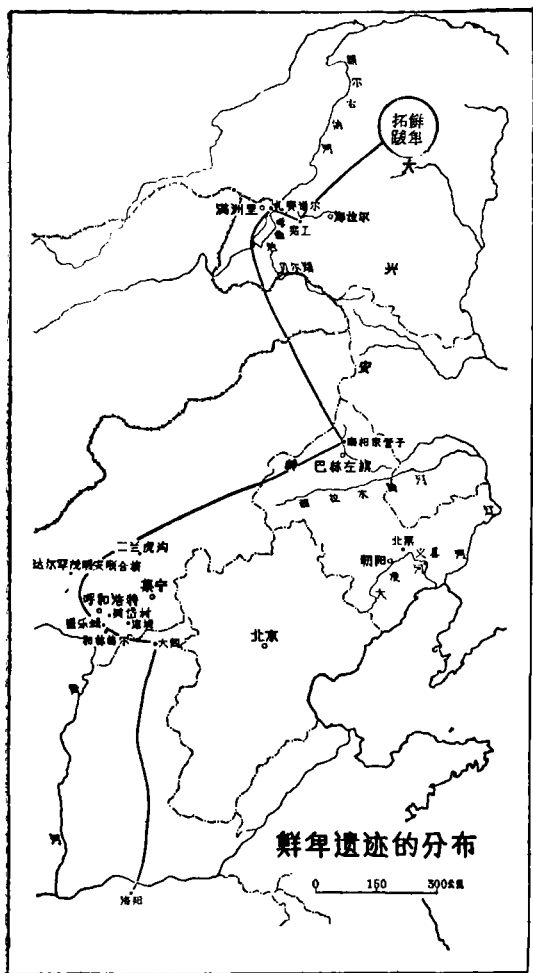
中华民族是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有悠久的历史。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许多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和中原地区主要是汉族相互融合。这些已经和中原地区民族相互融合的少数民族，有不少没有留下自己的文字记录，因此，他们的历史，除了参考其他民族的记录，特别是汉族的文字记录外，主要还需要依据考古发掘和调查的各种遗迹来探索。

鲜卑是我国古代东北的一支东胡系的少数民族。公元一世纪末，我国北方匈奴民族的统治集团南北分裂，鲜卑乘势南下，“转移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后汉书·鲜卑传》）。自魏晋以来，鲜卑遂成北方地区的主要少数民族。十六国中，鲜卑建立的政权有前燕、后燕、南燕、西秦、南凉，此外还有西燕、吐谷浑和代（北魏）。继十六国后，整个北朝的主要统治集团也都是鲜卑。这些鲜卑大体上可分两个大的分支，即南迁较早的包括慕容鲜卑在内的东部鲜卑和较晚南下的拓跋鲜卑。鲜卑事迹，较早的汉文记载极为零散，鲜卑自己则没有文字，由他们自己主持使用汉文系统地记录的历史，时间已经很晚。慕容鲜卑大约开始在四世纪后半，拓跋鲜卑更迟到五世纪。而且这些记录，唐以后又逐渐佚亡，今天可以看到的，最早不过六世纪中叶的魏收《魏书》（已不完整，北宋时即佚

亡了近四分之一）。此外，自《后汉书》、《三国志》、《宋书》、《南齐书》以迄唐人修定的《晋书》、《北齐书》、《北周书》以及《北史》等，也都记录了鲜卑事迹。以上这些现存的间接的或是较晚的记录，对鲜卑不是语焉不详，就是忌讳繁多，因此，不仅鲜卑早期的资料极感缺乏，即使北魏迁洛以后的事迹，也不完备，所以，较全面地了解鲜卑历史的面貌，就需要发掘、整理和探讨鲜卑和与鲜卑关系密切的考古遗迹。

各地鲜卑遗迹和与鲜卑有关的遗迹的发现，是解放以来考古工作的重要收获之一。这些遗迹，目前可以大致推定的：有辽宁和青海的慕容鲜卑的遗迹；有从黑龙江上游的额尔古纳河畔以迄内蒙古河套东部的拓跋鲜卑的遗迹；还有拓跋鲜卑更向南迁的属于代魏时期、分布在山西大同和河南洛阳两地的遗迹（图一）。以上遗迹虽然只能描绘出鲜卑的个别部分的情况，但前两类遗迹，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补充文献记载，进一步证实鲜卑诸部在南迁过程中的阶级矛盾和汉族先进社会的影响是他们从部落联盟迅速进入封建制的重要原因。后一类即以拓跋贵族为中心的大同、洛阳的城址和墓群资料，也多少表明了北魏封建制虽然逐步深化，但依然残存着较为原始的风习，其中某些较原始的风习，甚至还影响到以后的隋、唐。

下面按照上述三类遗迹的顺序，将大体



图一 鲜卑遗迹的分布

比定的资料，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初步辑录如下，其目有：北票发现的慕容鲜卑墓葬、北燕冯素弗夫妇墓、义县发现的石槨墓、吐谷浑伏侯城遗址、黑龙江发现的拓跋鲜卑早期墓葬、辽宁巴林左旗的遗迹、乌兰察布盟的墓葬；盛乐城遗址、凉城发现的笥缶部遗物、呼和浩特美岱村发现的北魏初期墓葬、北魏平城及其附近遗迹、平城附近的墓葬、北魏边镇遗址；北魏洛阳城址及其复原、洛阳北魏陵墓的布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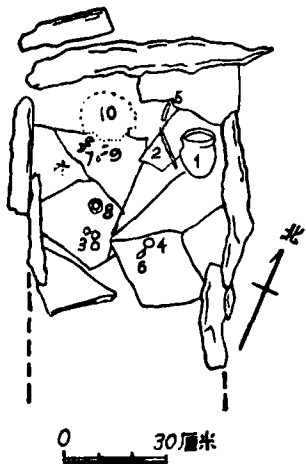
北票发现的慕容鲜卑墓葬

辽宁北票西南房身村发现的三至四世纪

的石板墓群，大约即是三世纪中叶以后南迁到大凌河中下游的慕容鲜卑的遗迹^①。墓葬分布在房身村西山坡，都在深1米左右的土坑中，用大小石板、石块拼砌成长方形的平顶墓室，墓室大小和随葬品多少成正比，墓室大的还另备使用了铁钉的木棺，并填充木炭。具体情况略如下表：

墓号		M 1	M 2	M 3
墓室尺寸 (单位：米)	长	?	3	?
	宽	1.15	1.8	0.54
	高	1.15	1.8	0.53
葬具和葬式		无棺	有棺	头向西，无棺
随葬品 (标√者数字者不详)	陶器	1		2 (轮制灰甗)
	漆器	√	√	
	铜镜	1		
	铜钱			7
	铜指环		1	
	包金铜环		1	
	金指环	2	2	
	金镯		4	
	金钗		1	
	金铃		21	
	金珠		2	
	冠	金花蔓	2	
	饰	金花树	2	
	透雕金饰		2	
	月牙形金饰		1	
刀形金具		1		
残金银饰		2	1	
铁刀		1	1	
铁钉		14	1	

墓室、葬具和随葬品的质量、数量，表明了第二号墓主人地位的特殊。该墓惹人注目的随葬品是前所未见的金花冠饰，这种冠饰上悬缀着金环和圆形、桃形的金叶，稍动，



图二 北票房身村三号墓平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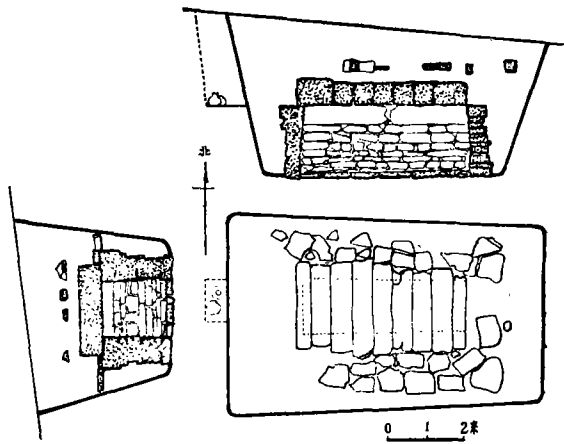
- 1.灰陶罐 2.铁刀 3.五铢
- 4.货泉 5.铁钉 6.木片
- 7.金饰品残段 8.环钱
- 9.人牙 10.头骨

环、叶即摇摆不止，可能它就是文献所记慕容部上层喜戴的“步摇冠”（《晋书·慕容廆载记》）上的步摇。上表所列情况，不仅说明慕容鲜卑贫富差别已很显著；等级制度分明已经出现。很清楚，慕容鲜卑这时期已经存在着明显的阶级对立，这个发展是和慕容

鲜卑进入辽西后大量吸收汉族流民，开始经营农桑并逐步定居分不开的。三座墓中已经看不到明显的畜牧经济的遗迹(图二)。日用器物主要是轮制陶器和漆器，这些，有的是在汉族影响下制造的；有的是汉族地区的输入品，随葬五铢和货泉、铤环等铜钱，不但表明和汉族关系密切，而且反映了汉族瘞钱的葬俗也流传到这里。豪华的金饰品的随葬，也有可能是仿效西晋上层统治阶级的陋习。这些金饰品除了有汉以来流行的龙和朱雀的纹样外，还出现了匈奴文化中常见的镶嵌饰物的指环。匈奴统治集团分裂后，其人民一部分东移“诣辽东杂处”（《三国志·魏志·鲜卑传》注引王沈《魏书》），慕容部当时的西北隣即为以匈奴族为首长的宇文部。匈奴文化远比慕容为高，慕容输入匈奴器物或汲取匈奴技艺，是可以理解的。

北燕冯素弗夫妇墓

分布在北票西北将军山东麓台地的石槨墓群，是徙居慕容鲜卑境内，“遂同夷俗”（《魏书·海夷冯跋传》），后来又建立北燕的信都（今河北冀县）冯氏墓葬“长谷



图三 北票冯素弗墓平面、剖面

陵”^②。从已发掘的北燕统治者冯跋弟冯素弗夫妇两墓（冯素弗死于公元415年），既可以看到较多的鲜卑习俗，又可以看到传统的汉文化，还可以看到在汉族影响下，五世纪初，慕容鲜卑居住区域经济发展的概况。

冯素弗夫妇墓两坑并列（图三），相距最近处只20厘米，可知原理在同一墓塚下。这种同塚异穴的葬式，与当时中原地区汉族葬俗不同。坑内围叠石块，砌东西向的长方形槨室，更是这一带的古老传统。槨坑之间填土夯实，槨内壁幔石灰，绘壁画，槨顶画天象，具日、月、星座，四壁画墓主人家居、出行等内容。棺位槨内东侧，首西向，棺外涂朱漆，前绘羽人，后绘云气，两侧绘墓主人生活图象。壁画、漆棺是当时汉族上层统治阶级墓葬所必备，但棺的形制前高、宽，后低、窄，为以前所未见。壁画内多绘狗，素弗妻墓殉犬二只，应是“肥养一犬…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后汉书·乌桓传》）的东胡旧俗。此外，素弗槨外坑西壁设小龕，置陶罐、牛股、牛肋、鱼，素弗棺内衬葬儿童等，也是前所未闻的葬俗。随葬品似有两类。各种仪仗用的鎏金铜具和铁车具、各种透雕的金饰，还有可以确定墓主人姓名的几颗印章（龟纽“范阳公章”金印和龟纽“车骑大将军章”、“大司马章”鎏金铜印

等),这些都是当时汉族上层统治阶级显示官阶的器物;一套铜、漆食具和用器,有樽、魁、碗、洗、销、鏊斗和漆案、漆方盒等,是汉族相当高的官吏才能使用的;许多鍍金铜器、错金铁器、金银装的刀、剑和玉器,也都是汉族高级士族的豪华用品;此外,还

有文具石砚和墨等。另外一类,则是具有北方游牧民族风格的器物,如一套铜铸的带有提梁的罐、壶、镂孔高圈足鍍等直接接触火的容器和马具如马鍍、金银带卡等。墓中出有大批锻或铸的铁器,特别引人注目,计有:

工 具					兵 器					甲 冑		马 具		仪 仗			其 他				
斧	扁铲	凿	锯条	片状刃器	大小刀	剑	矛	尖头器	各式镞	鸣镝	冑	人甲	马甲	衔	座	车盖	弓距	挂勾	错金镜	鍍金棺钉等	屑形物
3	1	1	2	1	28	1	1	1	140	8	1	1套?	1套?	2	2	1套?	若干	1?	2		1

铁器的种类、数量和质量,证实了文献记载和乌桓同俗的鲜卑有“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后汉书·乌桓传》)的悠久传统;反映了北方民族对我国铁器制造,特别是铁兵器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大量的形制复杂的铁刀、铁镞,这次发现都是空前的。多样式的锻铁工具、各种细致的铁器和各种质料的、完善的马具以及精巧的金银工艺品,都表明了这时期这里的鲜卑地区的金属制造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鲜卑地区金属工艺的发展,与大批汉族的北迁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冶铁手工业的兴盛,对鲜卑地区封建制度的不断加强,起着巨大作用。北燕冯氏统治时期,以都城龙城(今辽宁朝阳)为中心的凌河流域,经过了前、后燕各族人民约百余年间的辛勤劳动,早已进入以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但鲜卑旧有的以“田畜射猎”(《后汉书·鲜卑传》)经济为背景的部分风习,仍然相沿不衰,甚至强烈地影响了迁来这里的汉族统治集团。冯素弗夫妇墓的情况,给我们提供了这一时期汉族和少数民族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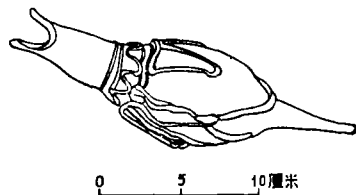
互影响的具体例证。

冯素弗墓中的一件金饰上,鍍鏤出附有火焰身光的坐佛像,两侧还有捧持供养物的人像,这是这个地区发现的最早的佛像(图四)。十六国时期各族统治集团混战,人民生活极端困苦,东汉传来的佛教乘势蔓延,四世纪中叶已盛行河北,五世纪北燕成为北方佛教传播的重要地区之一,这件鍍鏤金饰给上述的文献记录提供了重要的物证^③。

冯素弗墓的出土物中值得注意的,还有五件质薄透明、闪淡绿色或深绿色的玻璃器,侈口凹底杯、圆底小钵、残高足器,造型都不类我国器物,特别是长21、腹径5.2厘米的鸭形水注(图五),和阿富汗喀布尔北约七十公



图四 北票冯素弗墓出土的佛像金饰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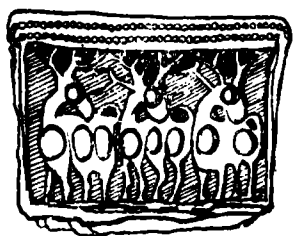


图五 北票冯素弗墓出土的玻璃水注

里的伯古拉姆 (Begram) 大约属于贵霜帝国时期的遗址中出土的罗马制造的长20.2厘米的海豚形玻璃水注极为相似^④，这批玻璃器很可能是西方的输入品。五世纪初，北燕冯氏与柔然交婚，当时柔然“部众殷强”，西域“东道诸国并役属之”(《宋书·索虏传》)，冯氏这批玻璃器或许是经由柔然辗转传来的。

义县发现的石槨墓

辽宁义县西北保安寺村南傍河处发现石槨墓一座^⑤。石槨由大小石板拼成，砌在



图六 义县石槨墓出土的三鹿纹金饰牌

南北长3.6、东西长4.2米的土圻中。槨本身南北长1.9、东宽0.6、西宽0.5、残高0.78米。石槨中原置使用了铁钉的木棺。墓内随葬遗物多陶

器和装饰品，如下表所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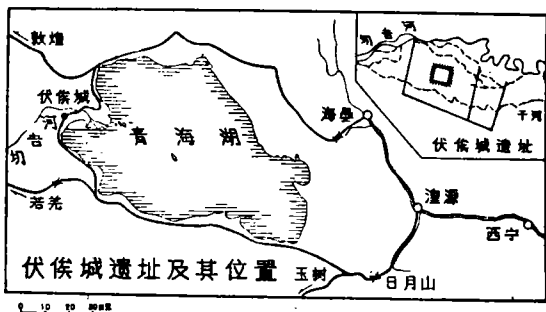
陶器	夹砂手制红褐陶	多侈口小底罐
	泥质轮制灰陶	小口罐、壶、钵
装饰品	银质饰品	镞 2
		簪饰(“钩决”?) 1
	金质饰品	鹿纹饰牌 1
		珠 6
其他饰珠	玛瑙珠 9	
	琉璃珠 1	
铁器	钉 2	

此墓形制与慕容鲜卑墓葬相似。它的随葬品兼具慕容鲜卑和拓跋鲜卑器物的特点。金饰品多与慕容相类，陶器和各种珠饰则与拓跋相近。特别是鹿纹饰牌(图六)，牌中鏤刻出三头并列的“昂颈回首形象生动”的鹿，这样的内容和形象，与下面叙述的札赉诺尔、二兰虎沟拓跋遗迹中所出的三鹿纹铜饰牌完

全相同；这件金牌饰“周用连珠圆点纹作边饰”的作法，也和二兰虎沟所用的短促的条纹边饰相仿佛。看来，这座墓葬在时间上可能比北票房身村的慕容鲜卑墓为早，而介于札赉诺尔、二兰虎沟两处拓跋遗迹之间。拓跋、慕容同属鲜卑族，拓跋南迁盛乐附近以后，和慕容经常联姻，《魏书·帝纪·序纪》记载什翼犍(昭成帝)兄弟与前燕慕容氏相互通婚即是一例。义县地区出现了上述情况的墓葬，就是可以解释的了。

吐谷浑伏俟城遗址

慕容鲜卑的吐谷浑部，三世纪末西迁，四世纪即据青海，是鲜卑伸向黄河上游的一支。青海共和县铁卜卡古城是吐谷浑于六世纪修建的都城——伏俟城的遗址^⑥(图七)。城南依石乃亥北山，北临切吉河，东距青海湖约七公里。城有砾石叠砌的长方形外郭，东西宽约1400米，北壁被河水冲毁，长度不详。郭内偏东有南北内墙一道。西部有边长约200米的方形夯筑内城。内城一门，开在东壁。城内就西壁建边长70米的方形基址，大约是宫殿的所在。基址向东有街道直通城门。城门和宫殿都东向，大概是沿袭了“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后汉书·乌桓传》)的旧俗。文献记载吐谷浑“虽有城郭而不居”，“人民犹以毳庐百子帐为行屋”(《晋书·吐谷浑传》)，这既说明了古城地面遗迹稀少的原因，也反映了西徙青海的慕容鲜卑



图七 伏俟城遗址及其位置

的经济生活一直是以“随水草畜牧”为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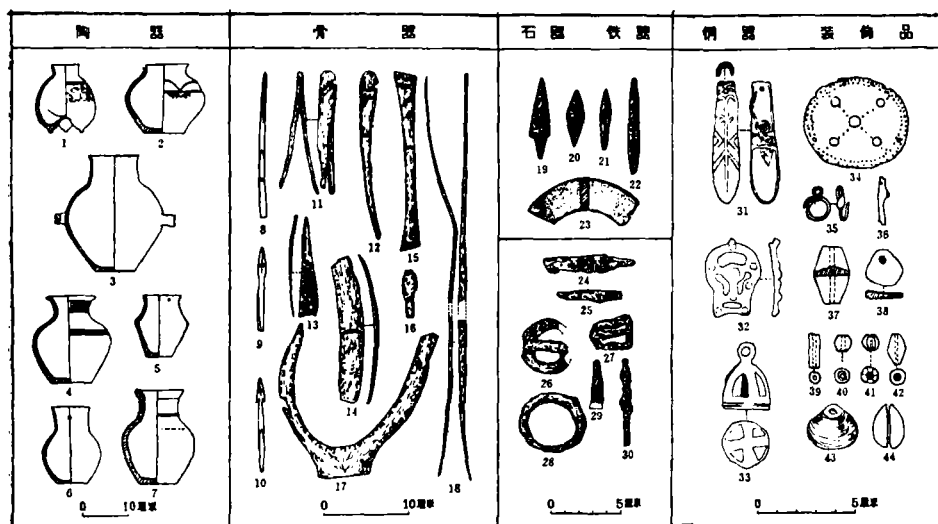
伏俟城西通鄯善（今新疆若羌），东联西宁、金城（今甘肃兰州），自四世纪末通新疆的西路被阻，五、六世纪吐谷浑又西据今新疆境内“丝路”的南道，这条祁连山南的中西交通线曾兴盛一时，西宁市旧城内曾发现盛贮金属货币的陶罐一件，其中银币约在百枚以上，据后来蒐集到的七十六枚都是波斯萨珊朝(Sassanian D)卑路斯(Peroz,公元459至484年在位)时所铸这一点^①，可以认为这是五、六世纪经过伏俟附近的中西交通线上往还频繁的证物。吐谷浑选择这里建都城，控制这条重要的贸易通道，大约是他的主要目的之一。

黑龙江发现的拓跋鲜卑早期墓葬

拓跋鲜卑是鲜卑最东北的一部，也是鲜

卑诸部中较后进的一支。他们的原始游牧地区在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和大兴安岭北段之间。黑龙江呼伦贝尔盟陈巴尔虎旗完工^②和新巴尔虎右旗札赉诺尔发现的墓群^③，大约是拓跋祖先推寅（宣帝）“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莫沮洳”（《魏书·帝纪·序纪》）前后的遗迹。完工在呼伦池之东，札赉诺尔在池之北，“南迁大泽方千余里”的大泽，应是呼伦池，池东南一带迄今尚有面积广阔的沼泽（沮洳）区域。拓跋祖先自东北向西南迁移，先抵完工附近，遇阻沼泽而西及札赉诺尔，可知完工墓群时代早于札赉诺尔墓群。两墓群所提供的情况，都可判定拓跋鲜卑在呼伦池周围之时，正如文献所记：“畜牧迁徙，射猎为业”（《魏书·帝纪·序纪》），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阶段。两墓群的具体情况如下表：

	葬 俗				随 葬 品 (图八)						
	扩、棺	葬 式	尸 式	殉 牲	陶 器	石 器	骨 器	木 器	铜 器	铁 器	其 他
完	竖扩底置不去皮的桦板作成的大棺	不同性别排列整齐的丛葬(多人葬)	头向西北,仰身直肢	有的埋完,整的马匹,也有的在棺盖南端放置牛头	手制罐、壶和带孔小罐		珙、玦、锥		环		银碗、珠饰、蚌饰
工	一九六三年发现的一号墓分两层	东侧有较零乱的孩骨架4	马头 2 牛头 4	马头 2 牛头 4	手制罐、壶	刮削器、壤形器	珙、玦	桦树皮器	带扣、带饰	环	珠饰、蚌绢布片、麻布片
	竖扩内填土,上层具铺的木板	底北部一完整的头向西北、仰身直肢的骨架,其上四周堆满了不同性别的人骨架(男14,女11,孩1)葬式无规律,绝大部分肢体分离	马头10,牛头8,狗头3,与杂人骨层层压。最上部有4个完整的小兽(獾?)骨架	马头10,牛头8,狗头3,与杂人骨层层压。最上部有4个完整的小兽(獾?)骨架	手制高口罐、双耳罐和带孔壶	玦 2	珙、玦、镗、2、匕形器、牛形器	桦树皮器	带扣	环、玦、刀	银环、珠饰、蚌贝饰、珊瑚器、残漆器
札赉诺尔	竖扩底置桦木棺,棺前宽后窄,有的无底,在扩间填土坯	绝大部分是单人葬,男女葬式略同	头向北,仰身直肢	棺外两侧或棺盖上置马头、羊头	手制大口罐、尊、杯和双耳小罐		珙、玦、镗、玦、衔、扣、簪	桦木弓、囊、勺、桦皮盒、盖	环、人马羊带饰、扣、高靴、规、矩、镜	玦、环、首、刀、矛、衔、钉	珠饰、“如意”锦片、漆奁



图八 完工发现的鲜卑早期遗物

1. 陶鬲 2. 陶罐 3. 双耳陶罐 4、5、6、7. 陶壶 8、9、10. 骨镞 11、12. 骨镞
 13. 尖状骨器 14. 骨饰板 15. 骨匕 16. 骨鸣镝 17. 牛角形骨器 18. 长角形
 骨器 19、20、21、22. 石镞 23. 石镞? 24、25. 铁刀 26、27. 铁带扣 28. 铁
 环 29、30. 铁镞 31. 铜带饰 32. 铜带扣 33. 铜铃 34. 金饰 35. 银饰
 36. 珊瑚饰 38. 坠饰 39. 管形饰 40、41、42. 珠饰 43、44. 蚌饰

完工还保存着家族丛葬的古老制度，也还有埋殉完整马匹的风俗。随葬工具主要是骨器；陶器手制，数量种类都较少；铜器只有装饰用的铜环(图八)，说明这个游牧部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还维持着大家族组织。1963年发掘的一座分为上下层的丛葬墓(第一号墓)，情况较为清楚。墓内有一个显著的主体，即置于下层墓底北部的一具仰身直肢的骨架。该骨架左侧置有石镞、骨镞，西部排列着陶器，头部附近还出有一件极为特殊的牛角状器。特别布置的尸体和随葬品，反映了他生前在家族中的特殊地位——应当是家族的长者。其余的二十五具不同性别的骨架，姿态不同地置于他的四周和上面，应当都是这个家族的成员。这么多的家族成员不可能同时死亡，估计其中的绝大部分肢体分离的骨架，是为了和长者同理一起而进行的“二次葬”。埋在上层较零乱的四具孩骨架，大约也是“二次葬”，但这四具孩骨架为什么单独

处置在上层，倒是别无他例的值得注意的新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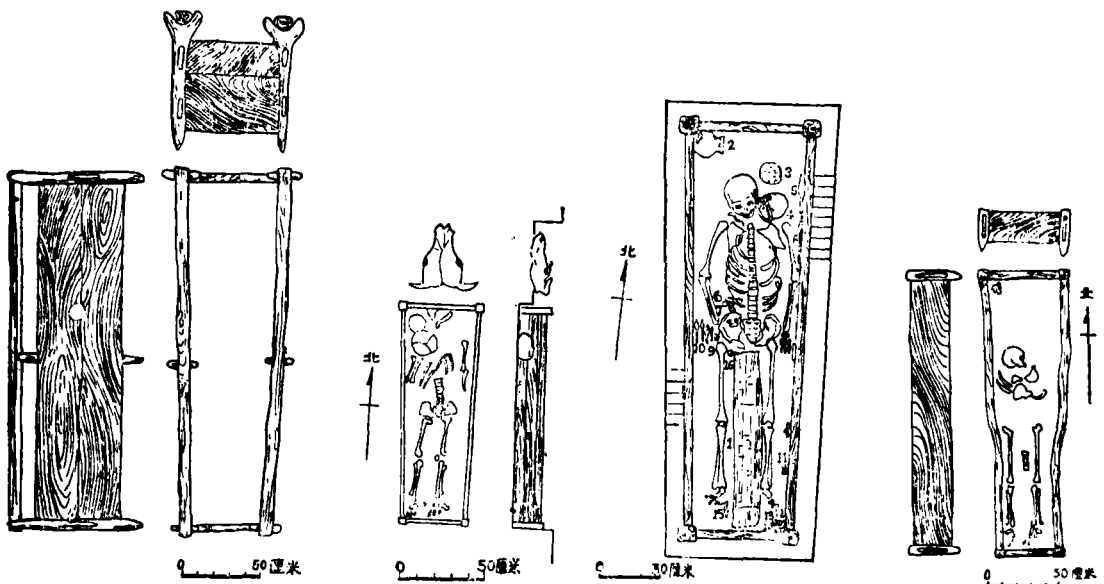
完工墓群的随葬品中发现不少和其他民族有联系，甚至是从较远的外地输入的器物。首先应指出的是具有三个袋形足的陶鬲，陶鬲是黄河流域文化的标志之一，类似这种形制的鬲，即使在华北平原的最北部，它的时间也不会迟于公元前三世纪，可以推测这里和汉族发生联系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许多骨架附近出有绢或麻布制成的衣物残片，绢、麻都来源于汉族地区。完工第一号墓中还出有汉族所特有的漆器的残片。至于作为装饰用的绿松石、玛瑙、珊瑚和海贝、海螺，大约也都是来自南方的汉族区域。此外，从一些铜制的小型饰具如各种式样的环、扣上，可以看到他的西邻——匈奴的影响。

札赉诺尔墓地东距完工墓地约四十公里，从葬俗到随葬品，不仅可以看出他们属于

同一文化,还可以看到他们的先后关系。札賚诺尔的桦木棺不再是简单的围铺桦板,而是既作出框架,又作出前宽后窄的棺式(图九),整体殉牲不见了,除了用头之外,还流行了使用蹄子这种更简化的象征办法;陶器种类增多了,发现了精致的轮制陶器,一些夹砂大口罐中还残存腐烂的谷壳,表明这里可能出现了少量的农业;铜器的种类也增多了,出现了作为炊器的高足铜甗;骨器的使用范围扩大了;更重要的是铁器复杂化,多种形制的镞、环首刀、矛和马衔,都是完工

时期所不见或罕见的。看来,在这个部落里,铁器作为主要的猎牧工具是在札賚诺尔时期登上历史舞台的。以上情况,清楚地反映了拓跋鲜卑的游牧经济在这阶段有了显著的发展。生产的发展推动着生产关系的变化,札賚诺尔墓地较普遍的单人葬取代了完工的丛葬,形象地反映出当时大家族组织走向解体,个体家庭出现了,贫富现象鲜明了,下表表明同是女人或男人墓大小不同,随葬品多少也不同。

从表中还可看出女人墓与男人墓在墓室



图九 札賚诺尔墓葬

1、二七号墓 2、一九号墓 3、二五号墓 4、二四号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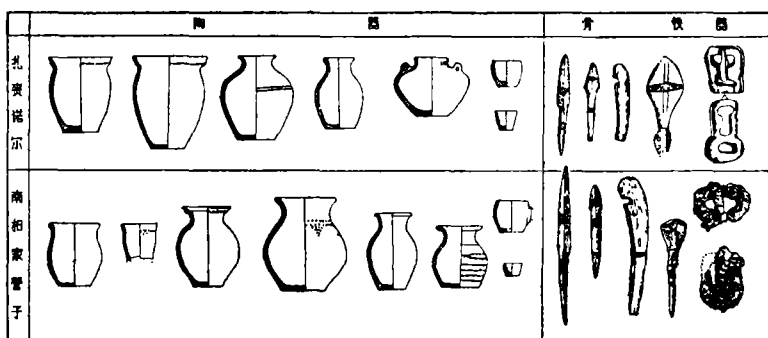
墓号	性别	墓室尺寸(单位:米)			随葬品
		长	宽	深	
M 1	女	1.0	0.22—0.32	1.35	桦树皮圆盖 1、陶钵 1
M 2	女	1.9	0.50—0.60	3.00	桦树皮圆盖 1、陶钵 1、三棱骨镞 9、骨弹 2、长条形骨饰片 2、骨衔 1、环首铁刀 1、铁镞 12、铁衔 1、铁环 1、贝壳 1
M 5	男	1.7	0.40—0.44	2.50	骨弹 1
M26	男	1.9	0.44—0.54	2.80	桦树皮圆盖 1、敞口陶罐 1、陶壶 1、桦树皮盒 1、桦树皮弓囊 1、木弓 1、骨镞 1、骨弹 1、骨鸣镝 1、菱形环 1、环首铁刀 1、双孔铁刀 1、铁矛 1、铁镞 5、珠饰 1 牛蹄骨 4、马蹄骨 4、羊蹄骨 4

形制和随葬品方面並沒有显著区别这一重要情况。女人墓同样随葬环首铁刀、骨镞、铁镞、弓弭和马衔，证明他们还和男人一样进行着猎牧。正是由于当时妇女还未完全脱离主要生产，所以她们还保有一定的地位。从札賚诺尔墓地男女墓葬的分布，可以发现母子合葬墓和男女合葬墓都被围绕在较多的单身男人墓的中间，这种现象大约是一种母权制残余的表现。一座女人墓中保存有一束完整的发辫，这应是拓跋鲜卑区别于其他鲜卑的一种

习俗，当时江南人就因为拓跋“索头”这个特征，而呼之为“索虏”（《宋书·索虏传》）。

札賚诺尔墓群所反映的拓跋社会的前进，其自身生产的发展当然是主要的，但不少迹象表明这时他们接受邻近的较先进的文化的影响远比完工时期为显著。轮制的双耳陶罐和角器上刻划的龙形纹饰，都标示了鲜明的汉文化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还发现了几件标准的中原地区的输入品——规矩镜、“如意”锦片和木胎漆奁。这几件器物的

图一〇 札賚诺尔与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墓葬出土器物对比



年代较为明确，可以证明札賚诺尔墓群的年代不会早于公元一世纪。匈奴的影响这个时期也最突出，双耳铜镡和各种动物形铜饰都具有明显的匈奴器物的风格；较多的铁器，其原料可能来自汉族地区，但锻制的马具和武器，其形制却表明它和匈奴同类器物相接近。一世纪中叶以后，匈奴统治集团分裂，一部分匈奴人民从大漠南北向东北流亡，与迁向西南的拓跋鲜卑相混合，文献记载谓“匈奴有数百千种，各立名号，索头（拓跋）亦其一也”（《宋书·索虏传》），甚至拓跋一辞，有可能更寓有“鲜卑父胡（即匈奴）母”的含义^⑩，拓跋鲜卑与匈奴的关系既如此亲密，札賚诺尔墓群出现的上述情况，就是很自然的了。

辽宁巴林左旗的遗迹

《魏书·帝纪·序纪》记拓跋祖先迁移

大泽之后，历七世，至诃汾（圣武帝）时，又“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自呼伦池向南是广阔的内蒙古高原並“山谷”，也不必经历“九难八阻”，只有略转东南，进出大兴安岭中段以南，才与记载相符，恰好在大兴安岭南段东侧辽河支流乌尔吉木伦河流域发现了和札賚诺尔墓群极为相似的遗迹（图一〇）。

遗迹位于辽宁巴林左旗（林东）南杨家营子东的一道东西延长的土岭的向阳南坡，有居住址和墓葬。居住址在坡上，墓葬偏坡下。居住址出有被烧过的马、牛骨和鸟类的骨骼、手制的夹砂陶壶、罐和轮制的泥质灰陶小罐，同样陶器也发现在墓葬中。

墓葬竖圹，头向西北，仰身直肢，都与札賚诺尔同，部分墓葬存有木棺痕迹，木棺使用了铁钉，殉牲用马、羊、狗头和马蹄，也和札賚诺尔相同，不过数量大大减少，出

现了改用羊肩和羊前后肢的新作法；随葬陶器仍以手制的壶、罐类为主，常见的大口罐、小陶杯和札賚诺尔极似，札賚诺尔陶器中的盘状口，这里仍在用；陶器上部用指甲压捺的点纹，这里改用工具作出，其纹饰趋向复杂。骨器种类减少了，主要是镞的弓弭，但镞、弭的制作，显著的趋向精细；出现了骨制的纺轮；和札賚诺尔相同出有用途不明的羊矩骨。铜制器物仍然多属装饰品，出土了一枚东汉中南晚期的五铢钱，它是这处遗迹中唯一可以断代的器物。铁器使用的范围更扩大了，除马具、武器外，还出现了类乎铲斧形式的铁工具。从总的数量上比较，南杨家营子墓群的随葬品不如札賚诺尔丰富，但从它的制作（如陶器、骨器）和所反映的问题（如骨纺轮、铁工具），可以看出拓跋部这时期的经济生活比札賚诺尔墓群时期又有了发展。这个发展，反映在墓葬制度上，不仅贫富差别明显，男女分工的情况也逐渐清楚了：

墓号	性别	葬具	墓底尺寸(单位:米)			随葬品
			长	宽	深	
M 5	男	有	2.23	0.6	1.2	骨镞 5、铁镞 3、骨纺轮 1、羊矩骨 1、珠饰 1、羊腿 2
M 2	男	无	0.84	0.5	0.51	陶碗 1
M11	女	无	2.30	0.72	1.1	小铁刀 1、残铁器 1、铜指环 1、铜铃 4、铜饰 16、羊矩骨 1、方形珠饰 2、珠饰 3、羊腿 4
M 4	女	无	1.68	0.66	0.25	陶壶 1、方形珠饰 2

骨镞、铁镞只见于男人墓；铜饰、方形珠饰和铁工具只见于女人墓，这表明当时女人主要的劳动只是处理家内的杂务了。因此，她们的地位下降了，这时，对女人棺木好像已

成了奢侈品，这里女人墓用棺的只占五分之一；殉牲也和男人有了区别，女人只能用羊腿。男人墓用棺的比例高达五比三；殉牲不仅用羊腿，还可用羊股、羊肩，甚至羊头、马头。更值得注意的是札賚诺尔墓群中的母子合葬，这里改变成小孩附葬到男人墓，很明显，南杨家营子时期母系权势已大大被削弱，父系的权威树立起来了。尽管如此，这里还发现了少数的丛葬墓，墓中尸骨大部分是四具，最多的不超过十具，这种丛葬墓大部分都具有木棺，随葬品也较丰富，看来，这种古老的风俗，在当时还受到一定的重视。南杨家营子墓群所反映的拓跋部落的较大变化，是与匈奴混合和日益邻近汉族地区以后发生的，这是拓跋部落进入较高级的部落联盟阶段逐渐发展的新情况。

前引《魏书·帝纪·序纪》记诘汾“南移……于是欲止”。紧接着记了一段神话：“有神獸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欲止”，大约是说在巴林左旗一带停留了一段，没有长期居住，这和此处遗迹並不丰富的情况相符合。然后，又“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匈奴之故地，应是漠南匈奴始祖头曼、冒顿发迹之所，即今内蒙古河套东部一带。

乌兰察布盟的墓群

内蒙古河套以东的乌兰察布盟曾发现两处较大的墓群，一处位于集宁北土木尔台车站西南的二兰虎沟^⑧，一处位于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百灵庙）的东北方^⑨。两墓群都分布在沟谷左侧山坡和坡上。

二兰虎沟墓的形式，“一般均为土坑单室墓，深者2米，浅者1米左右，长约2米余，宽约1米。尸体多为东西向，仰式单人葬”，无葬具，“随葬之陶壶、陶罐均置于尸体头部之后，铜饰等多在尸身上”。陶壶、罐大部分是红或褐色夹砂手制的，也有少量灰色细泥轮制的。铜饰有鹿纹、网纹饰牌和鎏金

	陶手		大口陶罐		陶制细泥		铜模	铁小刀	鹿纹铜饰牌	铜铃	铜帽	各种铜饰
	立制	头	大口陶罐	陶制细泥	陶制细泥	泥						
完工												

的儿童墓，也比坡上的第二、第三号墓为丰富，这不仅表明拓跋古老的丛葬习俗已完全废除，也不仅单纯的显示贫富差别，更重要的是，这个分区迹象，也许是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已在该鲜卑部落中出现了的反映。

这两处遗迹，从年代和分布的方位等方面观察，也有可能是《后汉书·鲜卑传》和《三国志·魏志·鲜卑传》所记檀石槐迄轲比能时期东部鲜卑的遗迹。这个推测，如果能够进一步得到证实，它们就可以成为较重要的实证，来说明拓跋鲜卑与东部鲜卑的密

切关系，因为它们和完工、札赉诺尔、南杨家营子遗迹具有较多的相似甚至相同的共同点（图一一）。如果再向前推测，南杨家营子东北距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一所记“（科尔沁部右翼中旗）西三十里有鲜卑山”的鲜卑山不远。这个鲜卑山，可能是东部鲜卑早期居住地，因此南杨家营子遗迹，或许也和东部鲜卑有关。这样，东部鲜卑与拓跋鲜卑就不是关系密切的问题了。当然，这只是推论，问题的澄清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工作。

- ① 陈大为：《辽宁北票房身村晋墓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1期。
- ② 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1973年3期。
- ③ 参看冯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册第十四章《佛教之北统》，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
- ④ 伯古拉姆遗址於1937、1939年曾进行两次考古发掘。发现了大批罗马玻璃器、西亚青铜铸像和印度象牙雕刻饰件等珍贵文物。1939年的发掘，还发现了我国汉代的漆奁、漆盘和漆耳杯。这些文物，表明了这处遗址所在的地点，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据考证定该遗址即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所记：“异方奇货多聚此国”的迦毕试国都城外的一处重要伽兰遗迹。看来是可信的。参看 Hackin, J. & Mme Hackin: 《Recherches archéologiques à Begram》(Mémoires de la Délégation archéologique française en Afghanistan IX, Paris, 1939). Hackin, J. & J. Carl: 《Nouvelles recherches archéologiques à Begram(1939—1940)》(MDAFA. XI, Paris, 1954)。海豚形水注见前书图版XⅪ图41。
- ⑤ 刘谦：《辽宁义县保安寺发现的古代墓葬》，《考

- 古》1963年1期。
- ⑨ 黄盛璋：《吐谷浑故都——伏俟城发现记》，《考古》1962年8期。
- ⑦ 王丕考：《青海西宁波斯萨珊朝银币出土情况》，《考古》1962年9期。夏鼐：《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58年1期。
- ⑧ 潘行荣：《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完工索木发现古墓葬》，《考古》1962年11期。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完工古墓清理简报》，《考古》1965年6期。
- ⑨ 郑隆：《札赉诺尔古墓群》，《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4年。
- ⑩ 参看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之一章《总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
- ⑪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的遗址和墓葬》，《考古》1964年1期。
- ⑫ 郑隆等：《察右后旗二兰虎沟的古墓群》，《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
- ⑬ 江上波夫：《内蒙古百灵庙砂凹地之古坟》，《アジア文化史研究·论考篇》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67年。
- ⑭ 参看《乌桓与鲜卑》第三章《东部鲜卑》。